

不在場的證人



文：劉南華

圖：鄭聖子

一上車，林便後悔了。

北宜公路迷迷濛濛，似煙似雨的夜霧，林早已聽說了。那淒迷的夜霧，彷彿是一團遊魂，常在不經意的轉彎處忽地出現了；緊緊纏罩著夜霧裏的人車，使人車失去了方向。傳說中的北宜公路，也常在九轉十八彎的彎道上，突現了一條筆直平坦的大道，引誘司機加足油門衝去，終至掉入萬丈深谷。

前些日子，二個年青人共騎一部機車夜行北宜，在最平穩的路段，竟然撞上了路樹喪生。一時間，衆說都是污瀆了神明，犯了忌諱——那夜霧。

像這樣的事，林也耳聞甚詳了。

星期六的黃昏。

神情焦急的林，匆忙的踏進台北火車站，只見擁擠的車站內一片人海，寸步難行。他望了望錶——五點三十。心想：無論如何，都來不及了。

又猶豫了一陣子，終於下定決心，奔出車站，在北平路找到了一部專跑宜蘭的野雞車。五點四十，林的神色因時間的流逝而益增焦急，但却語意悠閒地對拉客的司機說：

「北宜公路的夜，最最是迷人了。」

「先生，到宜蘭去？」

「嗯！去蘇澳。」

「一樣的。」司機把門一開，說：「你等會兒，馬上開車。」

「我問你，」林拿出煙盒，熟練地燃起一根香煙銜在手上，「到蘇澳去，走北宜公路近，還是濱海公路近？」

「當然是北宜公路了。」司機毫不思索地回答。

「那就對了！我們走北宜公路，既省時間，又省你的油錢。」

說著說著，便曲身彎進這部黑色的裕隆二千二，不待司機回答，便關上車門；低頭瞧了下腕錶——五點五十。心裏更加焦急；再不走，就真的來不及了。又兀自吸了口煙。

司機約莫五十歲光景，身材瘦小，微凸的髮頂襯出滿經風霜的臉龐，並且鑲有一雙過份銳利的眼睛，泛著一股不可言喻的吃異——呵！夜行北宜的客人！

「先生，如果你要去蘇澳——天就要黑了，」司機望了望逐漸暗澹的天色：「我們最好走濱海公路，我絕不多要你的錢。而且，先生，或許你還不知道，北宜公路的夜裏，常常：……」

「我知道，也熟得很，北宜公路的夜，最有氣氛了。」林打斷了司機的話：「我就在夜裏，常行經北宜公路。」一抬頭，瞧見司機滿臉不相信的神色，遂立刻改口說了：

「這樣吧！不用再拉客人了，這部車我包了。走吧！去蘇澳！」

又低頭看了看腕錶，都快六點了。這隻錶面發黃的老錶，是依晴七年前送他當二十歲生日的禮物，說是要林看到這隻錶便想起她。些許年來，事業上稍具基礎的林，始終也無法忘記依晴。因而這錶的款式雖已舊了，林却依然配戴，和他筆挺的西裝顯得十分不稱。

林惦記著依晴，一有機會便奔到蘇澳。雖說常常到蘇澳，但夜行北宜公路，却是第一次。林心裏也十分明白，蘇澳宜蘭的司機都有不夜行北宜的禁忌，但是北宜公路確是比濱海公路近，而依晴又約好了的：八點，蘇澳。

林又看了腕錶——六點正。

「先生，天已經黑了……」

「不要再說了，」林慌急的神色畢露：「我說這車子我包了。要是八點鐘能到蘇澳，再加你伍佰元。」

司機又仔細地打量著這位客人，也許是受了金錢的鼓勵，也許是從來就沒見過這麼急的乘客。遂狠下心，扭開電門；引擎發動的時候，猶喃喃唸著：

「阿彌陀佛！就此一次，就只這麼一次。菩薩保佑！」

於是，車子飛快的竄出吵雜的市區。林脫下上衣，尚未及鬆下領帶，車子已過了景美奔往新店了。心想：這司機是想多賺伍佰元？還是搶在天黑之前趕完北宜公路？

過了新店，便轉入山區，車子開始在曲折的山路裏迴繞。許是山裏天暗得早些吧！林搖下車窗望出去，外面已是漆黑一片，再也分不出近山和遠山了。前前後後獨有這部車子迴響在淒零的山風裏，彷彿是被深邃的夜幕所吞噬了。

心中念著依晴，想著她的容顏，想她溫柔的臂彎。幾度夜裏，把臂談心，在林的心目中，依晴已經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份了。就彷彿是手上這隻發黃的腕錶，有天要是忘了戴上，林便終日若有所失、無從適從似的。

車子依舊在漆黑的公路裏摸索。林也十分訝異於司機熟練的技術。每在彎處，彷彿已無去路之時，只見司機一彎，又出現一條山路。林不禁多瞧了幾下司機佈滿風霜的臉龐。

「冥紙！」

「什麼？」

「冥紙！你看：滿地的冥紙！」

林從車燈的照射下，順著司機的手勢，望

見了山路兩旁有如小丘的冥紙，心裏禁不住打了個冷顫。

其實林不曾於夜裏來過北宜公路，却早已聽說過北宜公路淒淒迷迷的夜霧。至於在車站說他會數度夜行北宜，只不過是騙騙司機開北宜公路，並且給自己壯壯膽罷了。如果不是依晴在電話裏急切地說她即將出國遠行，林也不致於下定決心夜行北宜——彷彿是賭下了自己的勇氣似的。

此刻的夜，冷黑的像冰。即使在車子裏，林依然能感受到透過車窗滲入骨髓內的寒氣。隔著車窗望出去，黑漆漆的北宜公路，除了因風而起的冥紙之外，什麼也沒有！林懼怕於這冷黑的夜，心裏總有一股不祥的預兆；雖然他心裏十分明白，車窗外一條人影也沒有，却覺得即將有什麼事情要發生。而在這冷寂的北宜公路，林深切地體會到因孤寂而引起的寒意，遂開始後悔自己為什麼偏挑上這北宜的夜？——如果不是爲了依晴……

如果不是惦念著依晴，林是決計不夜行北宜的。

一路疾駛而來的車子，忽地減緩了速度。林機警地四下張望，却是什麼也沒有；車燈照射的仍是北宜彎曲的山路，而一路疾駛的車子，為什麼緩了下來？林的心裏一陣驚心。

「看到了什麼？」林急切地問司機。

「霧。」

林四下張望，車前車後，一條山路、兩行冥紙，以及撲來的陰寒外，便什麼也沒有了。

「沒有呀！」林有點失神了。莫非司機見了他所沒見到的東西？

「霧，有的。過了三尖腳，便常有迷濛的霧。莫說是夜裏了——尤其是今晚的夜——就

是在白天裏，也經常有迷霧。現在你看車前是什麼也沒有，但是在轉彎處——就在不經意的轉彎處，就有一股陰寒的迷霧在那裏等著你。那霧一來，茫茫一片，將山路迷住了。若不先減速，說不定陷進去了，往往就連車帶人滾下山谷。」

司機說著說著，一回頭，反問：

「這濛濛霧，難道沒聽說過？」

「聽是聽過的，但沒見過。」

「還誇說你常夜行北宜呢？」司機稍帶揶揄的口吻，又說：「恐怕知道了這夜霧，任怎說，你也不會再夜行北宜了。」

林的心裏遂更加忐忑不安而後，悔夜行北宜了。也許現在他可以在咖啡店裏品茗若芳香的咖啡，也可以在舒適的電影院裏欣賞電影——何苦踽踽獨行於北宜，陷自己於迷霧之中，徒增恐懼？

然而林又深念著依晴。每每在他失意的時刻，依晴便是他最大的慰藉了。

於是他終於看到了那團迷霧了——車子在彎道剛轉未轉的時候，林便瞧見了滿山滿谷的濛霧，排山倒海似的撲面而來，一瞬間便籠罩了整部車子，頓時失去了方向。林遂感到這迷霧的可怕，却已陷進去了。

而司機畢竟是個經過歷練的老手，他索性將車子穩穩地停在路旁。一回頭，向著後座的林說：

「暫時躲躲這霧吧！」伸手摸出煙盒，「抽根煙吧！」

林也未置可否的接下香煙，任憑司機替他點煙，許久許久，林才吐出第一口煙霧，問：

「這霧，會要多久？」

「不會久的。」司機的指間也夾著香煙：

「它來的急，去的也快。」

「但一不小心陷進去，就完了。對不對？」

司機却是不答話了，兀自望著車前懸吊的幾袋平安符——許是怕答錯了，犯了忌諱吧！

陷在迷霧中的林，心中因思念依晴而益形焦急；而這霧，虛無縹渺，陷進去了就進退失據，不得動彈；再焦急也屬無奈。林遂滿不經心地找些話題，劃破這山夜裏可怕的寂靜。

「你跑北宜有多久了？」

「嘿！」神色頗自豪的：「前後總有三十年吧！」

「常常在夜裏走北宜公路？」

「不！夜裏就不跑了。」司機的神情，彷彿是暗示他問了一個不得體的問題，却又繼續說：「近來，濱海公路開闢了，天黑以後，就走濱海公路。再說：再說以前也沒遇見過你這般的客人。」

「哦！」林揚揚眉：「是因為我夜行北宜，還是急於趕路？」

「還不都一樣。如果不急於趕路，絕不致於夜行北宜；夜行北宜就是要趕路，對吧？」司機吞吞吐吐的，尷尬地說：「這是我們跑車的不該問的——但，先生，什麼樣的急事呀？」

林一時却也說不上謊，心裏都是依晴倩影。定神之後，才慌忙的接口說：「生意，一筆生意。」

「那一定是了不起的生意，尤其是冒了如此濃密的夜霧……」

「一不小心陷進去就完了，對不對？」

於是司機和林都釋懷的笑了。

這霧也正如司機說的，來的急，去的也快。不多時，這迷濛的夜霧便在風中散淨。司機又發動引擎，迴響在淒涼的夜裏。——真是個淒涼的夜！林想。

一路上，司機儘又談起許多北宜公路的舊事，往往是在迷迷濛濛的夜霧裏。對於身歷其境的林，這一樁樁的往事彷彿比傳說中的更貼切了。然而司機口中的北宜舊事，林總覺得是像歷史的錯誤般的重演著。林十分詫異著：傳說中的北宜，既是如此險迷，却怎有許多人是重蹈覆轍？

於是任憑司機口中的舊事，如何的動人驚心，如何的犯了忌諱；念著依晴的林，終於又沉醉於依晴的影子，不斷的憶起依晴的影子，不斷的憶起依晴的容顏……

直至聞到了濃鹹的海風味，林才從睡夢中驚醒過來。心想：好快！已經在蘭陽平原了。回首由車後窗望回去，那迷濛的山頭已然拋置於車後漆黑的夜裏，林便彷彿有隔世的驚悸。於車後漆黑的夜裏，林對於這濃鹹的海風十分熟悉。車子過了宜蘭、羅東，蘇澳就不遠了。林略整散髮，拉平衣衫，心情也就因愈近蘇澳而愈形緊張了。

終於，空氣中凝聚了最濃最鹹的魚濕味，不用望出窗外的景物，林也知道蘇澳到了。低頭看了看腕錶——八點過十分。林沒敢叫車子直駛南方澳漁港——依晴在那裏等著。於是林吩咐司機在靠近漁港的小山路上停車，司機正奇怪為什麼要停在這人煙稀少的小山路，林已下了車，掏出車錢，一言不發，頭也不回的奔向近在咫尺的港澳。

在林的記憶裏，南方澳永遠是最美麗的港澳。他生在這裏，並且在近千艘的大小漁船邊

「然而——有一段日子，我的音訊中斷了，在妳下決定的時候，我却不在妳身邊。」

依晴將頭埋進林的臂彎裏，靜聽港澳因風而起的濤聲，縹緲變幻，一如海上的雲煙。有過一段日子，依晴也曾將柔髮散在林的臂彎裏，在海風中款款低語。

結婚後些許日子來，依晴並未改變林看慣的髮式。

撫著秀髮，林問：「他待妳好嗎？」

「很好。事務所的業務忙完了，總就回家陪我。什麼事情，他都替我設想周到，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上的一切，也沒有什麼困難。他給我個安適的家，什麼都不缺。」

「他是個好人，我最了解他。」

「可是，有時候，我很怕想到我自己——我愛我丈夫，却也會想你想得厲害。有時候，我直覺得我不是什麼好女人，我……」

「妳是的。千萬不要這麼說，依晴。」

「當時，若你還在港澳，也就不會像今天這般苦楚。但是……」

「我知道，我後悔過！」

「去年，你回港澳找我的時候，我也想過離婚。可是小張待我實在好，我愛他，也不願傷害他。」依晴深深吸了一口氣，繼續說：「愛一個人是最快樂的，但是同時愛上三個人，却使我心亂如麻。我高興你終於回到港澳了，但有時候，却也怨你為什麼再回來……」

「回來娶妳。」

「但是……」

「我知道。」

「最近，我矛盾的厲害，情緒一直不穩定。」依晴稍稍拭去眼淚：「他說一定是我悶壞了，於是替我申請出國觀光。明天就走。」

「那麼快！那裏？美國？」

「不，歐洲。」

「東西都收拾好了？」

「要準備的東西，護照、行李等，他早已替我準備妥當了。」

「我就知道，他是個好人。我和他是穿同一條褲子長大的老朋友了。我就知道，他的的確確是個好人。」

夜已深了，一切像死去般的沉寂，秋天的風，稀稀疏疏的打落了山樹的枯葉；舞在空中，似乎也在悲哀生命的凋零；似泣似訴，如怨如慕。

「歸家吧！」

林挽著依晴，緩步而行，終於消逝在夜幕裏。

× × ×

次日。

天已明。林望著躺在臂彎的依晴，總怨這短夜，消逝的如急湍的江水。

初露的陽光，將依晴白皙的嫩膚潤上了亮麗的光澤。林不禁輕吻依晴的雙唇，不想却喚醒了她的睡夢。

「幾點了？」陽光使她剛剛睜開的眼覺得不適。

「九點半，我在爐上煎了荷包蛋。反正嘛，星期天，睡會兒也沒關係。」

「九點半！我竟睡得如此深甜。」依晴起床後略整衣衫，說：「林，今早該早走些。」

「哦？小張要回來？」

「嗯。他不放心我一個人在家，總是關心我臨時有什麼事的。昨天他去台北時，說好辦完事，今早就要回來陪我。」

「小張也要到機場送行？」

「不，他事務所還很忙。」

「那，我陪你去！」

依晴笑了笑，搖一搖頭，輕輕地說：「你該走了。」

於是，林離開港澳依晴的家，又搭上了野雞車，回到北宜公路彎曲的迷路。然而，夜裏漫著迷霧的北宜，在陽光的照耀下，却是十分美麗。萬株杜鵑，把山的四周，染成萬紫千紅。已謝的櫻花，仍有一兩株在危崖畔，在山澗邊，迎風招展。那輕盈嫵娜的風姿，襯托著一碧青青的豐草長林，把山色綴飾得嫵媚萬分。昨夜夜行北宜恍如隔世的驚悸，遂一掃而空。林瞧見滿山翠綠，心情十分開朗。一彎溪水隱在幽靜的山谷裏，細吟輕唱著；偶而幾隻飛鳥於長空，一路往北而行，十分愉快。在坪林略事休息的當兒，林瞧見遠方一部橘色轎車疾駛而來，待車子奔近時，忽地想起這便是小張的轎車；遂本能地伸出長手打個招呼。

顯然小張並沒有瞧見林舞在半空的手，轎車在林的面前飛馳而過。

林邊笑邊搖頭。心想：這小張，念著家中的依晴，連坪林都不休息的一路趕回！

正替依晴感到高興的林，瞧見自己揮入長空和小張打招呼的手，不免好笑起來，笑自己的愚蠢。心想：果真小張見了自己，停車問起，還真不知從何說起呢？

想著想著，林遂將頭仰向長空。天上的雲，像飛起柳絮，成千上萬的散撒在紫羅蘭色的天空，剎那間，林的心情平靜了許多。正瞧見三隻飛鳥比翼掠過，心領神會之際，嘴角遂掛上了最會心的微笑。

林想著：那一天，一定要帶依晴來坪林，

「然而——有一段日子，我的音訊中斷了，在妳下決定的時候，我却不在妳身邊。」

依晴將頭埋進林的臂彎裏，靜聽港澳因風而起的濤聲，縹緲變幻，一如海上的雲煙。有過一段日子，依晴也曾將柔髮散在林的臂彎裏，在海風中款款低語。

結婚後些許日子來，依晴並未改變林看慣的髮式。

撫著秀髮，林問：「他待妳好嗎？」

「很好。事務所的業務忙完了，總就回家陪我。什麼事情，他都替我設想周到，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上的一切，也沒有什麼困難。他給我個安適的家，什麼都不缺。」

「他是個好人，我最了解他。」

「可是，有時候，我很怕想到我自己——

我愛我丈夫，却也會想你想得厲害。有時候，

我直覺得我不是什麼好女人，我……」

「妳是的。千萬不要這麼說，依晴。」

「當時，若你還在港澳，也就不會像今天

這般苦楚。但是……」

「我知道，我後悔過！」

「去年，你回港澳找我的時候，我也想過

離婚。可是小張待我實在好，我愛他，也不願

傷害他。」依晴深深吸了一口氣，繼續說：「

愛一個人是最快樂的，但是同時愛上三個人，

却使我心亂如麻。我高興你終於回到港澳了，

但有時候，却也怨你為什麼再回來……」

「回來娶妳。」

「但是……」

「我知道。」

「最近，我矛盾的厲害，情緒一直不穩定。依晴稍稍拭去眼淚：「他說一定是我悶壞了，於是替我申請出國觀光。明天就走。」

「那麼快！那裏？美國？」

「不，歐洲。」

「東西都收拾好了？」

「要準備的東西，護照、行李等，他早已替我準備妥當了。」

「我就知道，他是個好人。我和他是穿同

一條褲子長大的老朋友了。我就知道，他的確確是個好人。」

夜已深了，一切像死去般的沉寂，秋天的

風，稀疏疏疏的打落了山樹的枯葉；舞在空中，

似乎也在悲哀生命的凋零；似泣似訴，如怨

如慕。

「歸家吧！」

林挽著依晴，緩步而行，終於消逝在夜幕

裏。

次日。

天已明。林望著躺在臂彎的依晴，總怨這

短夜，消逝的如急湍的江水。

初露的陽光，將依晴白皙的嫩膚潤上了亮

麗的光澤。林不禁輕吻依晴的雙唇，不想却喚

醒了她的睡夢。

「幾點了？」陽光使她剛睜開的眼覺得不

適。

「九點半，我在爐上煎了荷包蛋。反正嘛，

星期天，睡會兒也沒關係。」

「九點半！我竟睡得如此深甜。」依晴起

床後略整衣衫，說：「林，今早該早走些。」

「哦？小張要回來？」

「嗯。他不放心我一個人在家，總是關心

我臨時有什麼事的。昨天他去台北時，說好辦

完事，今早就要回來陪我。」

「小張也要到機場送行？」

「不，他事務所還很忙。」

「那，我陪你去！」

依晴笑了笑，搖一搖頭，輕輕地說：

「你該走了。」

於是，林離開港澳依晴的家，又搭上了野

雞車，回到北宜公路彎曲的迷路。然而，夜裏

漫著迷霧的北宜，在陽光的照耀下，却是十分

美麗。萬株杜鵑，把山的四周，染成萬紫千紅

。已謝的櫻花，仍有一兩株在危崖畔，在山澗

邊，迎風招展。那輕盈嫵娜的風姿，襯托著一

碧青青的豐草長林，把山色綴飾得嫵媚萬分。

昨夜夜行北宜恍如隔世的驚悸，遂一掃而

空。林瞧見滿山翠綠，心情十分開朗。一彎溪

水隱在幽靜的山谷裏，細吟輕唱著；偶而幾隻

飛鳥於長空，一路往北而行，十分愉快。

在坪林略事休息的當兒，林瞧見遠方一部

橘色轎車疾駛而來，待車子奔近時，忽地想起

這便是小張的轎車；遂本能地伸出長手打個招

呼。

顯然小張並沒有瞧見林舞在半空的手，轎

車在林的面前飛馳而過。

林邊笑邊搖頭。心想：這小張，念著家中

的依晴，連坪林都不休息的一路趕回！

正替依晴感到高興的林，瞧見自己揮入長

空和小張打招呼的手，不免好笑起來，笑自己

的愚蠢。心想：果真小張見了自己，停車問起，

還真不知從何說起呢？

想著想著，林遂將頭仰向長空。天上的雲

，像飛起柳絮，成千上萬的散撒在紫羅蘭色的

天空，剎那間，林的心情平靜了許多。正瞧見

三隻飛鳥比翼掠過，心領神會之際，嘴角遂掛

上了最會心的微笑。

林想著：那一天，一定要帶依晴來坪林，